#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士翼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賈鋄

謄録監生臣吳銓

士翼卷二

明 崔銑 撰

述言中

漢學黃老清淨其懲秦之暴耶學之者亦能治人庶乎居簡而行簡者與唐人尚佛溺於齋素因果士夫假以驅遣宦情考白氏集可見宋儒談禪凡一貫道心之目稍涉性命皆亂以其說或竄程朱之錄真贋至今雜焉真氏謂

居喪毋廢浮屠見讀書記集中有祈福青詞又襲唐之陋矣問曰明之儒也孰勝答曰薛敬軒之純陳克庵之端章風山之質賀醫閭之篤蔡虛齋之精皆能審進專經由朱氏而來士知談道矣論人者必自其行觀行者先摧其出處如蹈上蔡鸜鵒之譏奚以名儒

震動也大難之迫也處之之道曰不喪匕鬯仁人孝子之奉祀精誠之至也變叢于前而無移心處難者如是則無難矣太王之遷岐文王之囚羑里是也豈惟止患化

暴而聖垂憲矣艮止也戢其身而弗遷也處之宜曰艮其背夫人資衆體以為用耳目止則廢視聽手足止則廢持行惟背可止不運無見也傳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言如是乃為全徳艮背乃止其所雖有静無動事若偏而道當然伯夷之餓首陽箕子之適朝鮮志存大倫可矣震來自外艮居自我皆非常有之故先儒動止静止無我無物之訓語髙而理不暢夫易聖人處身履運之方毋以惡外是内之心求之也震彖傳似有脱文盖

發震之象與

聖王作井田非亶養民乃施教焉爾夫民受百畆之田三畆之廬歳種各穀以備灾害易植爪茹環廬樹桑雞豚善其畜長老得衣帛焉食粟焉死者得葬焉里為户八十卷列八家選者而有高德者為父老辦護伉健者為里正使民春夏在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則督趨耕耨城居則戒令紡績自十月至正月畢男女怨思作歌饑者歌食勞者歌事官於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

國國以聞於朝故天子不出戶知天下所苦十月訖事父老教於室十歲事小學十五事大學秀俊者漸升於司馬曰進士行同能偶別之以射然后爵之士以累行進取君以考功授官是時非里不舉非事不習非人不師非正業不授異端何由興衰行何由作乎今井田廢矣而鄉老里長有司學官由古之遺也貪吏觳民財庸吏頹舊制巧吏創奇名文吏修末飭民詐而玩法士驕而慕榮不變之急其大壞可立待也已

文王而後視民如傷者其惟我皇祖乎古創業君修禮樂正法度頒諸朝廷者爾我皇祖三誥加意閭閻均賦懲奸惟恐妨民之安夫天豈徒尊一人於上以寵其躬而莫之敵凡以長民使貧富相資強弱相安桑麻穀粟以相養父子兄弟以相生是故教者明此也法者維此也詩曰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言養事修而教道興矣

牧誓而下其惟我皇祖北伐之檄乎泰誓數紂之罪其

詞敎讀者疑之曰武非聖也皇祖之文復綱常正内外知與力弗挈矣噫上配典謨可也

元之臣若布呼洺張雄飛陳天祥張貞其學明其節植其才濟乎變令論元才者曰虞揭彼特綴緝之技宋濂修史采之雜而予之濫惡在其為史也

耶律楚材之諫殺許衡之興學有肇修人紀功無二子則萬里中原郡邑而坰牧人類而馬牛雖配三聖可也

劉因不就存中外之防其元之伯夷與元之儒孰大於

是

建文中儒臣建制停罷北方學校夫文翁在蜀常袞在閩興學起其陋況自古帝王所自立之地耶夫建文之臣殺身之義不能贖其亡國之罪焉

古無理氣之名而道明後有理氣之辨而道晦夫乾陽也坤陰也乾則靜專而動直坤則靜翕而動闢皆於生物驗之言其迭運曰道言其妙用曰神後人曰所以一陽一陰者道又曰其理則所謂道又曰太極形而上之

道陰陽形而下之器夫太極者陰陽之全陰陽者太極之分故以已判未判言太極不知太極者也况岐而二哉

心性固不離亦非雜知能心之用也愛親敬長性也好利惡害心之覺也生可舍死可取性也譬之物焉生生氣也榖之甘杏之酸桂之辣性也心靈而性活也心移而性宰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乃言所主也非用為訓也心性之辨一言而決之矣

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道周萬物曰顯日用不知曰藏彼窮冬白地忽逢春而物萌牙可見其仁自牙之後形自形色自色皆造化也人但知物之長茂爾非藏乎夫乾坤變化物受氣而自成乾坤何心焉聖人則率作興事屢省乃成故曰不與聖人同憂

乾常動其曰静言其收物也坤常静其曰動言其生物也乾不交坤曰静坤上交乾曰動乃氣也非形也陰陽氣也剛柔氣聚而有體也乾坤陰陽之純否泰陰陽之

交故彖傳曰陰陽六子惟曰剛柔各得☰☷之一體而已古書言氣即有理言理即有氣

聖人本三才以兩而成卦故自天地定位推之既成萬物言造化以兩而為用也是故天地相交山澤相通雷風相益水火相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易曰成變化而行鬼神自數而推之蓍也有大衍之數而後九六之變化生矣變生乃以未來之吉凶告之所謂行鬼神也人幹事于明鬼神司其柄于幽惟蓍知之

五十有五之數由五而生故虛五不用大衍之數由一而生故虛一不用居其母而用其子如後天圖乾坤隅而六子正也

占用九六不用七八銑意以三為奇陽之數也二為偶陰之數也卦象三才故為畫三三奇成九為老陽七則乏之三偶成六為老陰八則贏天下之物至老而變人耄而化花開而萎禾實而黄大寒而温盛暑而涼晡則夜黒則旦易言九六而無七八傳無證焉

衆人所不能知問於聖哲聖哲亦不能決問諸鬼神筮者問神之法也夫事之所向未定理之所宰各止聖人取物象宜立卦係辭占者遇之決疑敏務是故貞吉臻而凶咎遠矣龜有兆無辭其又神哉

井言德性德性無加損無待而成器言才器才器有大小隨量而受井之用汲猶器之待舉井思王明器惡耳革蓋德難見知才每受妒也

渙之訟曰渙其羣夫坎水為難在内風以散之四巽之

主爻故曰渙其羣以卦變言之非也況卦變自乾坤程傳確矣丘高而在上五也四散其羣而致一以承五巽者入也故曰有丘小人各立私黨不一心於君斯所以致難與

旅六二曰即次九四曰于處次者暫止也故曰左次曰師次處者安處也故曰出處曰處仁九二初為旅人待幾而發故即為善晉文在狄是也行者赴家辟難者求濟旅必有歸可以安之而無動乎狐趙不欲晉文久於

齊是也

洊雷聲緩而勢消故初九虩而九四泥隨風勢進而威烈故初六始起之風利用武六四相續之風利去暴夫四得位承五依尊履正雖以柔御剛能獲不仁也風亦有摧物之象焉以剛用柔者弱震以柔用剛者强巽巽之初四皆陰而吉兌之三上皆陰而凶巽者伏於陽也服善也君子之道也兌者説乎陽也獻媚也小人之道也巽二逹誠于上五宣命于下順之可信也兌二孚

以化其心四介以阻其勢說之可憂也順者公說者私夬五陽決一陰比大壯易為力矣爻辭之危憂其不勝蓋開弓及滿釋矢尤難古曰强弩之末不穿魯縞陽長將極隂消必生小人勢窮疾甚肆厥凶悖况有平日周算而臨事改勢者武三思匹夫耳而唐再亂噫誠難哉

易取人之能悔蓋罪已省咎君子也為忠臣為孝子為明長責人護短小人也為奸臣為逆子為賊吏是故一言而興邦者悔也一言而喪邦者吝也

易者陰陽之變交而後有變分為對待流行已支而又以二圖當之造化為文字所泥矣

初九者象也潛龍勿用者辭也值其爻者變也用其辭者占也凡所謂龍之類因爻而著義也難明者證以物類易知者指其事宜又易者惟曰貞吉悔亡无咎而已夫卦固人可用然聖人命辭即一端而陳道宏義精該通不滯在人推而行之若泛議濶訓茫無執著亦未當焉

履初九素履素者未有飾也履者禮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上九履道已成下皆視之考於祥矣祥者福之兆也九五夬厲況上九乎然而德剛位柔居極應說所謂旋也旋者回反也進而能退行而不偪上而能下也夫如是則德而不矜高而不危何吉加焉旋謂之回周旋折旋義在周折先儒謂周旋全備須添字而足則六經有隱語乎鄭康成不通經則改字不違禮則推之殷宋人入字成其說失闕疑之義也

訟公卿大夫之爭斷以詞噬嗑奸人之梗威以刑訟可悔而止噬必法而定訟以天臨于上曲自阻噬以雷擊乎下威必終

諸臣之爭以地以功以賞以地者虞芮是也以功者論蕭何是也以賞者王成是也以約訟之者寡矣食舊德則人莫與爭能從事无成則人莫與爭功渝即命則人莫與爭利何訟之有上六不義而得賞若後世告訐者不勝其喜而矜其終凶者乎命者爵命也曰天命者天

之所向也曰君命者上之所令也曰服命者臣之所受也

小人之害國家莫甚於引其黨小人事敗而斥其黨乃復蔓延而升復怨愈棘積禍愈深宋王安石之徒是也

夫小人猶虎狼也見肉必噬至骨而後已其心猶虺蛇也遇人必施其毒而益怒非恩可結禮可服也宋人謂儜何愚哉

晉韋忠之不就辟唐張彖之隱嵩山剛矣夫漢王生之

戒寛饒宋畢仲游之告温公知矣夫漢丙吉之不伐宋程伯子之引咎仁矣夫

夫治亂人為之天成之當春之生和風煖日相麗使人說及秋之殺嚴霜冽風相續使人憀元祐更化明道入朝必能捄温公之直振申公之縮而不幸死非天耶

誅武三思而韋氏專方始禍也相張九齡而楊氏入終怙亂也故大臣之職在正君心君正而天下定矣

問曰貪吏之易法也今重其罰可乎答曰否君子反經

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況為士者哉是故天子奬忠直大臣絶私黨塞倖門杜賄道惟引賢而録才士將惡衣垢面敝車瘠馬以顯操矣

天子求過大臣薦賢邇臣道諫官拂守令務養民學官督士行

古之大臣不薦士人皆責之文侯之擇相以其所薦之士之品為差噫斯道之廢久矣

魏文侯尊卜子夏段干木至命相則曰成軌與璜是以

名髙乎桓文而治夷于列國漢武帝賢仲舒敬汲黯至立相則用弘與慶是以威加乎遠夷而德儕乎秦政皆不能克己之故與故曰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

朝廷之上貴者不賢可知其政之亂也帷幄之間信者不慤可知其君之僻也闗境之外察者不飭可知其兵之散也田野之中耕者不時可知其民之勞也膠庠之內遊者不恪可知其士之驕也若是者難必作國必危

君子過而弗入居而急徙可也

有詭事者勿予學也有驕志者勿予規也有得意者勿予政也有爭氣者勿予辯也有易心者勿予遊也

子貢之賢傳於貨殖君子舉戾于道而辱及之可無慎乎然微瑕而玼白璧史氏其刻哉

士之修操俗成之也俗之興義教道之也夫佞而貴賄而富鄉人賤之直而賤廉而貧鄉人榮之士皆趨之善矣尚惟重貴富而擯其惡輕賤貧而遺其節士皆違於

道矣夫守令明禁鄉老倡化者也今守令失職鄉老乏德欲俗之美難矣哉

昔者先聖教於洙泗之間從者三千人及遊四方屢遭厄難蓋教者得位懲勸翼焉而趨善者同教者無位則感乎志士而已夫子曰天下其孰能宗予蓋傷其不得同也

克己者猶兵御敵進而無却養心者猶水漬物漸而不驟慎思者如渫井浚其泉而愈新辯疑者如解絲理其

序而自整

不輕富貴不能安貧賤不修志意不能小王公故華歆揮金管寧割席孟生棄甑林宗納交克己不如顔子則簞瓢何樂也省身不及曾子則晉楚可慊也學者宜切儆焉毋蹈上蔡之譏也

端吾貌正吾言人斯敬之矣非人也吾自敬也怠吾貌易吾言人斯慢之矣非人也吾自慢也昔蘇轍毀程子蘇頌止之曰吾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善占德矣

孟子謂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之得我乃不辨禮義而受萬鍾謂之失其本心後世於是三者未克也閉目闔户而認心體豈所謂酒肆淫房皆般若乎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夫赤子之心良知也良能也所謂萬物皆備焉精知求毋迷其原篤行求毋過其生其要誠而已矣歧於意喪於偽大壞於足欲夫農之治穀勤矣不過遂其自登助長且害苗而况傷其種乎

呂申公劉元城陳了翁皆參禪取其定以治心樂其空以忘憂患謂於吾道有裨焉猶愈於陽非陰用者若聖人之處憂患其成德之地乎是故舜孝純於歷山文易演於羑里夫子晚躓而定六經學者堅志而邁往賾者校功而熟仁與夫異端之放與空者判矣天不以窮冬而廢生江河不以遇礙而回流

勿因喜而發言勿乘快而幹事故曰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蔽勿因人敬而喜勿因人慢而怒故敬必省

已之實慢必究致之由
大治之世大亂基焉桓公葵丘之盛而内嬖競唐宗貞
觀之泰而武氏入宋仁嘉祐之厚而安石謷故帝王之
化自内風俗之同一德爾雎行不漁色矣兔罝行不談
空矣
赤子之心其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與稂種於田人事
養之雨露潤之秀發穎實粒生民而開太平矣
漢有三臣焉曰張良之知董仲舒之正汲黯之直唐有

三臣馬曰狄仁傑之宻宋璟之堅郭子儀之大漢有董
公曰為義帝誅項羽唐有徐洪客曰指江都取獨夫使
漢祖守其義唐宗得其謀二代之得天下湯武何以加
諸
皇祖之平禍亂功大於湯武道光乎堯舜義祖于春秋
於乎百世以俟聖人蔑以尚之矣
人臣道盛無明王則澤不施易曰宻雲不雨自我西郊
蓋傷於所逢者乎小人怙惡無君子則事益遂易曰剥

牀以辨未有與也蓋感於所見者乎
剝之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傷其無友也所遇皆柔
暗相與懷奸而濟惡否之遯曰包羞位不當也幸其得
友也所承乃剛明猶知冒恥而茍處彼卑賤之徒竊顯
位而播惡揚揚乎自得矣又六三之次也
君子係遯蹈濡首也小人包羞勝迷復也君子百善一
缺足敗之矣小人百惡小善猶幸之矣張說因宋璟而
直元忠蔡京因張嶨而名楊時國尚有賴焉

問曰范仲淹韓琦孰優答曰以見則范也精以量則韓也弘范慷慨而近名韓渾厚而近德胡文定謂忠獻宋臣之冠也問李沆答曰當時稱聖相矣蓋剛中而識微

韓范濟時也李文靖慮後也夫臣者節可盡識難乎遠一時之功泉溉也後世之謀澤潤也賈誼之策久無不中世疎其五餌然金元誤陷之肆夷狄之衰甚矣

興國之財積於閭閻亡國之財藏於府庫

君子慮四方小人謀一身君子遺休小人種禍君子死

而獻忠史魚也小人死而獻佞司馬相如也

謙者艮在內中有定守也坤在外外順時宜也非無所

主茍以下人也六二鳴謙鳴而謙也言之孫也九三勞

謙勞而謙也行之恭也六二在下其言謙發中之得也

上六在上其言謙聲人之罪也在下以謙為謙有功以

不伐為謙六四以下功為謙五與六有位者太柔則廢

柄將下移謙施於賢非以禦暴五王也故侵伐无不利

上公也故利於自治其邑若定之墮三都是也兵以順

動志乃去間莫非謙之用也

鬼谷子教其徒之游説也捭闔飛箝百用其姦惟無欲之君則勿往夫無欲正心之極功也大哉聖學乎無對於天下矣先儒乃惑異端何哉

康節邵子其深于易耶首尾百吟其憂宋之將亂耶其言危其慮遠其志激以傷夫盛必衰者有天焉有人焉是故氣盡而漓勢極而反天也物豊而民驕世異而法弛文用而士異習人也好奇者生事立黨者求勝咸腓列夤身其危哉

王制亂名改作言偽學非者殺不亦過乎夫植梁之詩乃弱魏也嵇阮之放乃慼晉也蕃將之守乃叛唐也王安石之新法經義南渡儒生之爭勝乃亡宋也是故先王以五倫為本三德為教六藝為用事周於彛常民安於樂利臣習其譆練而有刑以辟奇衺大哉治乎王制非虛言矣

邵子曰大得須防大失若之何防之浚得而弗止者貪也憂失而辟得者偷也若伊尹返太甲而遂致政周公

定洛都而思明農大哉聖之謙乎勢有失而道咸得矣易常防於未然書貴不見是圖故事君者立事可能也慮後世而安之不易能也問曰賈誼其庶乎否曰賈生見天下之勢不符其心有經國之術靡得其道自亟夫之後大臣自裁弊也為張禹孔光之阿容王嘉之無能明諸侯分王子弟弊也為偽莽獻符崩角稽首夫法與勢未有久而中立者昔先王仁義以本之禮樂以結之政刑以維之君子親賢小人樂利故中才蒙業而安賢

相乘盛而起衰夫文帝一儉終漢之世藉之況先王乎有文帝之恭儉又用賈生之策漢治彬彬矣行賈生之策無帝之恭儉所謂徒法者與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帝之治也自秦之虐劉項之戰丘阜積骸川原流血與民休息黄老之言也其時帝遣三將之伐親勞亞夫之軍屈尊以信將重帝有王畧矣世儒乃儕之黄老何不察與

唐德宗少而强治漢武帝老而悔過唐日亂漢遂安故

君子貴乎有終

言忠信行篤敬許平仲儒者而行乎夷狄金日磾羈夷而行乎中國世祖舍其俗而用許子武帝以愛子而託日磾二子之賢有間二主之知人至矣夫

金日磾辟宫女辭內女讓託孤其德敬矣而識加人一等噫孰意夷狄而有斯人哉

問曰儒生亡宋其言不已過乎答曰考諸宋人之文可知矣是故黨師承而爭勝人私也事空辯而無實用靡

也既私且靡平居無同讎之義臨亂無活國之術元人
挺戈而下江南矣東漢盧植皇甫嵩之徒咸以儒生戡
國大難已而姦雄林起猶跼蹐昏庸之主翼衛危難之都
儒之效也宋有一於是乎故人臣當權而誤國學者徇
偏而惑世雖殺身不貴也
聖人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自性而達於萬事本之生末
與自學知利行以下由事而協於一性末之反本與陸
子靜謂性外無道亦篤於問學而抗玄言以排朱氏由

是奸人立偽學之禁促宋之亡文公之教孔門舊法也若緩於本末之辨故不能服陸氏之心夫子罕言性道恐人畧於實行也子思詳言之恐人陷於異端也
真宰之功動處見之真宰之妙靜中會之
知言者人之言也不得於言已之言也已言且忽況人言乎闢於外者亦能移其志也故多言敗成
意淺則顯事亦惑心精則動微畢識
勢敗事去雖天亦無如之何久而待其復可也夫王郎

假漢而竊興孔明為漢而人莫應為治者其夙夜兢惕持其勢而善其事斯可矣

暗於成事必當其敗失於知人必受其欺敗而速改欺而勿察猶勝迷復者乎大病之餘深諳藥性勿委而遂焉

弗為貴所動不驕弗為慧所使不妄制貴易制慧難量力而動因時而消息之所謂識變者乎

咸感也乃動也易以山澤象之形之靜者也恒久也若

静也易以風雷象之氣之動者也

大傳之言造化皆驗于生物之功未嘗及无極之先六合之外也其約曰易簡曰知禮曰德行曰詞皆學易之實也周子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

陽剛也生也陰柔也成也皆氣也即其理也仁陽也愛也義陰也敬也皆氣也即其理也古人曰陰陽曰仁義一而已後人和合孔孟之言性乃立理氣之名學者勿泥於詞而泝其源不可廢理而存氣也

陰陽剛柔相勝如二人角力云彼勝則此負勝者窮力

而後已負者極虧而思報各不量其分而伺隙以逞故

中國盛而伐夷夷狄强而猾夏是以帝王治内而畧外

也凡事莫不然知者握其幾預處之大壯才四陽已止

遯惟二陰已退蓋寒始治裘奚及乎病革問醫庸愈乎

小畜之上九兩而處和合也以德載之否則難居也婦

貞猶厲月望征凶陰疑於陽進將何為夫剛為天德猶

不干時況於陰乎況於臣子乎

秦皇朝同列而平胡越乃亡於適戍之徒晉武平吳五胡亂其家恃勝而不反者凶豈惟臣子哉

天暑必寒授衣墐户人以預冬也物聚則盜重門擊柝人以御暴也輔以防車之陷也纚以維舟之逸也人亦知矣何治身理國入於荒亂而尚無覺哉

天而寒人則御以裘天而暑人則御以葛夫貧與富貴與賤之於人猶夫寒暑也人於富貴則慕而求於貧賤則惡而脫是知韓趙之為中國而不知嵩洛之尤中也

不知類孰甚焉

防乎其防易之大綱邵子自名其學乎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程子自述其道乎二子其洙泗之徒乎

士之有識者寡矣王安石之亡國宋斷書名不知作者而始盡陸象山之學禪至我整庵公泰和羅先生而明吳澄右鄉人而飾曲說直之疚也吳氏博聞則有之矣凝道以水與器為喻以主一為尊德性讀書為道問學既見德性乃學於已問於人噫本之則謬如之何

吴氏舉於鄉則系仕籍矣元以恃強滅宋而忍為之臣乎秦漢而下難而急君如趙王之養卒匹夫赴義如邢蒯瞶之僕者鮮矣甚矣吾道之衰也久矣夫負薪者却遺金虞人以旌名不往壯哉節乎誦法孔氏者愧彼多矣久矣吾道之衰也甚矣夫寒也暑也天之二氣此氣縮則彼氣伸彼氣來則此氣往無并舉者凡死生貴賤得失進退皆然方氣之進盛也天弗能消之人置愛憎於人者惑矣

量寛厚分嚴肅不寛則人怨而政不協不嚴則人侮而事不立二者蓋陰陽之會也韓忠獻其人與

賞曰天命罰曰天討君猶不敢專臣乃竊威福之柄以樹德而復怨焉可乎

司馬遷之述史記也街談野語誣聖罔賢遷文偉俊讀者歆之不經而為信史然自班固而下皆然欲信而傳之難矣哉武成孟子取二三策焉學者之讀史可以三隅反矣

夫子之經可以寄微言而達王道者存乎精義不必事詳左氏之誣雖列禨祥而備成敗者存乎窮理非以耀文後史博聞而非明道難以翼經陳壽之存大要歐陽修之削異端其庶乎歐陽玄之述宋宋景濂之述元其事則志傳之副其義則含胡為厚若之何取證也夫陳壽之不帝漢實録也易漢曰蜀佞晉也管寧漢之天民華歆寧之叛友并列而褒貶不加何闇劣也歐陽修之濮議謟君也五代史並前代之禮而亂之一

時私是焉能協萬世之公乎噫非文過者與

詩書史也春秋經也事道一以貫之得其一者可以修已治國矣後人以談道曰經紀事曰史是故道不關於治亂事無補於存省

宋張浚其晉殷浩唐房琯乎高談可聽實用不副天性克忌讐李綱趙鼎宗澤岳飛而薦秦檜信吕祉不采善謀而致三敗世有英主當辟失律文公之狀似為庇護噫大賢牵於朋好宋事可盡信乎

宋誅齊愈大綱粗立狀曰李綱之私也徙郭浩抑子蓋
山東失望夫殺曲端失關中心信吕祉間名相士夫落
志伊誰之為與夫舉大事者必養民而固本然後選將
而練兵尤必乘隙而動敵方强明我尚擾攘突起而北
伐用不協之將帥未輯之兵孝宗愚張浚罔矣孝宗之
志沮自是為姪請和已耽山水樂妃嬪從幸臣養儈帥
如楊甲之策朱子之諫矣狀曰欲附歸正人銑謂宋生
一患果仁政耶中原遺黎簞食壺漿以迎故君彼歸正

者非不逞之徒則遭刑之辟民乃為逋逃主乎金雍之政過於宋民何棄其業而南與奉驕子者未有得其孝者也狀曰取羣盜降虜以攻夷狄夫英雄而后能馭之梁武失於侯景矣世之亂也民無定主可用是策江南素稱豪健吳越各用一隅爭雄上國宋兼而有之得道而王莫之能止也夫弱子棄其祖遺膏腴而不顧乃欲寄生於尋丈之墝埆樵夫農豎咸吽呶之矣

南軒之為子紀述父事乃定國是而多曲筆子於父過

諦之可也文飾以亂大經不可也
真宗之守澶淵中國全盛也徽宗之不可守汴中原已擾也宋自王安石以來失民矣夷狄往來之忽出而避之已而復歸更治國定矣李綱不知權者也
徽宗之北民不附金中原可復因人也岳飛之捷民皆應師中原可復乘勝也過此無幾矣是故用賢養民以待釁可也越之報吳歷年三紀胥戮嚭寵斯舉況北勢之勝雍政之善哉

諸葛公之相蜀狄梁公之復唐一人而任社稷微二臣則其國亡非至誠上才曷濟哉非三代以下之臣之班也

夫易者何也聖人内崇其德外廣其業也知以通故貴乎崇禮以踐故貴乎卑崇則徹于遠卑則履其實乃法乎天地焉效法而不失與天地並立而為三天上地下聖人易行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易即理也理乃性中之固有也存其固有者性之成是故知禮成性道義

由此而出明道曰盡天理便是易一言盡之矣方易未作止行天地及易已作乃見卦畫卦者何也聖人緼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筆是二者於象為易易因聖人有作而名也諸儒之言若易别有物焉而聖人體之用之不其舛與

仰以觀於天文至易无體聖人之履也仰則觀象於天至與地之宜聖人之博也如是而后作易八卦是也是故道準乎天地學貫乎三才故德通乎神明事類乎萬

物

聖人法易不知易從何而有名夫易者道行於天地象見於畫策名立於聖人若曰後賢學易可矣

天地卑高方物象形易呈於兩間者總為剛柔分為八卦統於乾坤行於易簡人而體之成位矣

天地之化兩而已兩者并立生生不窮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神者二氣之英靈所以行乎是道也道者實用神者妙用大傳兩其文安得混其稱耶

陰陽形而上者器象而制者網罟之類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缺其一則不足是故精粗一理也

太極者儀象卦之合也儀而象象而卦太極之闢也夫卦之畫三三才之象也三才各兩故卦再倍而成邵子曰一分為二漸推至六十四先天之數程直方之解確矣啓蒙之圖不已鑿乎四畫者太極生兩儀五畫者兩儀生四象名實俱謬五行生克緯書之野以訓河圖無稽矣河圖相生洛書相克馬背旋文龜甲拆象具數爾

若何而證生克耶五行者聖人取地之五物象天之五氣陽主生主煖主動少陽漸長故名木木生物之煖者萌牙而合抱有長之象焉老陽為火則活動炎熾之極也陰主殺主冷主靜少陰漸收故名金金殺物而冷者凝固而内明有靜之象焉老陰為水則淵澄甘寒之極也兩陰兩陽之中雖非其氣然資之而不能外名土猶金木水火無地無附載也陰陽環而生薪木之傳火火燼之變灰厚壞之生金金化而液水潤而物陰陽貞而

勝斧斤舉而林伐草木牙而土裂土擁而水涸水灌而火熄火然而金鑠是故名義可得而推矣夫夏當因水而發洪濤木因火溢而極茂暢拘於時者泥也夫土可一息而離乎坤元之敦龎而夷於金木則二物之化伊誰屬耶夫天地之覆載水火之變化造物者妙於是若洪範之五行乃禹謨之六府民用攸資國脈是延亦亂於虛浮何哉何粹夫曰水體凝結本靜為天火所化而流至冬凝結極寒乃遂其性也

夫惟一氣分合生殺靜動盛衰厥運差也聖人借物之形而名之欲人之易於識别也故一而混曰渾元渾水之濁也假以名氣之一也元人之首也假以名氣之始也山之背者雲蔽之曰陰假以名地氣之卑闇而幽也山之向者日射之曰陽假以名天氣之高顯而明也子產醫和論晉侯之疾同義而致徼故傳者比而屬之奈註者失其旨焉子產曰君子有四時節宣其氣一之則生疾醫和謂女當有節然難言也故喻以樂曰有五

聲遲速本末中也又曰煩手淫聲慆堙心耳則非中聲矣物亦如之指女也煩乃舍也無以生疾則節女矣六氣生五味發五色徵五聲皆指五行也淫生六疾四者之過也晉侯之疾以女故言六氣之淫夫陰之氣凜冽也陽之氣温煖也晦之氣曹闇也明之氣宣朗也風雨之寒涼也以六者分朝晝夕夜焉曰四時朝晝明夕夜晦風雨陰陽時見序為五節即樂之節也陰遲則陽速相及使陰陽得中風本則雨末相及使風雨得中晦明

皆然失中為過過則失當六氣之淫猶樂聲之淫也故曰過寒熱諸疾猶聲之慆堙耳目也故曰當女陽物也言其體温柔禮適四方以婦人晦時言近女當以夜疾生以類應子産所謂一之也夫人道基於男女謂天降命淫則敗德與身謂天降威日用至切要者可不敬乎頤之爻辭曰靈龜曰虎視龜氣自咽也不漁食也虎爻有時也能逐欲也戒人之窮口嗜而極情好也

周公係辭有以一爻取義姤復大有比是也有以二象

取義需遯是也觀四陰逼而勢危乃主二陽歸妹兊為妹而震歸之上六言夫婦之无終考其辭則義有適推而行則用咸該在需陽方進也小人出言害之漸進為寇禦之已至而不敵則順以聽聖人處小人以安君子六四貪而固寵以位為安教之出上六卦終則變無固位之心教之入遯初六戒勿上逼初之勢銳六二令其自止二之位中九三係遯位連也謂比二陰九四好遯情洽也謂應初九五嘉遯好逑也謂二五正應上九絕

遠於外無陰之疑故肥餞裕也問曰小人可為之謀與答曰小人心奸而性狠然畏罪而避害相時而慎動亦人同耳在治朝羣正人當事首亦可用長而集事古人謂佞於隋而忠於唐者也

乾坤相索而生六子所謂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其明卦變之例乎程子之言有據矣

邪之易染由膏之近火也正之易污由白之黚墨也易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嚴者自持也非禮弗履故

禄不可得而榮名不可得而動謟不可得而說害不可得而加申屠蟠之辟董卓得之矣

小過之辭說者未明蓋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謂四陰也不宜上宜下大吉謂二陽也初在卦始而銳上居卦終而極故飛鳥離其凶然黨錮盡而閹豎滅偽學禁而侂胄誅小人之讎君子能自免乎善人國之紀害之則逆天也逆天者亡二五中也聖人教之處過之宜祖謂初人之始也妣配祖君謂三陽為君也臣服君位過

其祖與之配進則孫君安於臣隂可過而陽不可過如是者无咎六五隂盛陽微不和洽而雨以六之在上也弋之則解夫位過非脩德之美弋取非撥亂之才所謂小事也君子處小人之下彼猶忌其才而戾其升苟過之則百方害之九三弗過上六而當為之防一小人生心其羣叢起而助之虐或戕謂初也九四弗過五而遇謂承之也雖曰无咎當戒往而永貞三居下卦之上故凶四居上卦之下故无咎九四君子之失位者雖遜以

遇小人亦不與同流而往孔子之於陽貨是也往則與小人同受其敗龜山之從京辟是也小人雖一時得志而終不久君子敬德潔已遠利與害以待天之復而已矣夫弗過遇之君子待小人之恭弗遇過之小人凌君子之横六五之權不能雨蓋有穴其間而為之間者上六也不仁居亢以乇其膏小人恃君之寵居高位而播惡於衆君德為之累夫君子苟無意於盜弋而去之陰過之禍息而吾心明於天下矣小畜極而雨者陽在上也小過不雨陰在上也尚往

而畜之

則雨矣

造化陰陽而已國家君子小人而已為學天理人欲而已相制相勝迭消迭長吉凶悔吝生矣大治生亂靜久而動也大亂生治動極而靜也天主之人為之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順而處之義也

治為養民而布教為明倫而生饑食渴飲天性也愛親敬長良知也聖人發而遂之也

君子之學有五惡焉惡浮恐其粃實也惡雜恐其淆真

也惡疏恐其害成也惡自足恐其止善也惡自是恐其始亂也

仁之貫乎倫紀也猶氣之周身也氣所不能達斯痿謂之無肢之人可也心生物也仁生之德也故靈曰心活曰仁忍於父必逆忍於君必欺忍於友必棄斯謂之無倫之人可也

龜山楊氏進以蔡京入即發其姦猶可救亂逮其貶而後劾之敵已在門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龜山之謂

乎荀爽為卓所劫而出附和羣正密謀誅卓事雖不遂志可則也龜山論貶安石徒摘其誤經之疵是舍其盜穀而責其蹊田者與

程門真傳尹和靖一人而已學主乎敬言純乎經道行乎富貴患難辨程録之贋有功於師門者也

堯舜事業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言所性不存焉然流於曠誕堯舜蓋欽欽爾

聞必躬行猶方必療疾也行之則誕言自廢藥之則良

方斯傳言之必可行真言也行之或有弊陂言也若誕言則美聽而行塞夫屑金為糝磨珠為芑非不貴且麗然不可養生故雖溝壑之人不食

李郭同舟而濟望之者若登仙云小人猶未逞於君子諸人重相標表在坤之豫无咎可也而必无譽何慎之至耶不知消息而决為所謂納諸陷穽而莫之辟也耕莘築巖者以上德而安於鄙事聲聞落然一起而天下賴之矣

問曰患難其人之不幸與答曰人之藥石也人未經事者一服之可已其終身之疾秦穆困於殽悔而作誓足殿典謨矣然有服之而不已疾者柳宗元是已困而尚口尤人故也

問曰宋璟不與宦者交談陳寔乃送張讓之葬賢者固異行乎答曰宋相危行遇明主也陳長孫處當亂世也宋在位陳在野居相異也宦者思陳子之義多活善類屈身濟衆仁矣然為宋易也為陳難也

武曌之篡淳風嘗占曰女主當有天下豈其徒飾之欲神其事耶夫天道好生奚必故生毒厲剥唐室而噬其子孫史奚所當而載之天之正氣消而厲氣興或臣或女或謚武夷莫之為而為然開治之幾弭亂之賢無代無也人自失之天乎何尤

吕夷簡之用范仲淹甚哉其譎也不報其怨而擠以德不阻其進而困其知使當怨叢謗力窮計盡而身亦不安我收用賢之名彼當不勝任之咎范公明乎進退先

後之幾結主知正人心言量而發事協而舉勿棘於成否則退而已奚為而受其罔復冀功於外藩乎范公功名之士不能卷而懐之歐公之志文公之辯未燭吕之奸也

重臣為間於中雖大知不能成績是故有孝友張仲然後有文武吉甫有魏相識兵畧然後有充國就屯田范公知人料事兩失之矣

名節之士進鋭於退夫子論史魚伯玉之等示學者以

德與是故不協其道不可立事不固其交不可立事不得其會不可立事不就其勢不可立事

朱子之文浩繁難得體要學者憚於繙閱遂若廢然近者或於一簡之中節取十餘言不原發詞之旨及其全文之歸或右陸氏或附禪談罔先賢惑今聽凡文公所闢而塞之者乃復衍而昌之如以約禮為理豈特妄作而已哉

志之所生則氣隨之乘而之善忠義愈力乘而之惡暴慢乃引氣之所乏則志沮焉強者即塗日惟百里痿者

上山時無跬步故志持之勿敗於非義氣節之勿貴於無謂

天地交而萬物生人道交而萬善成故君子之交名曰友德相先也小人之交名曰黨利相傾也

人自為善惡也人斯善惡名之人自名禍福也天斯禍福降之故君子正已而已不怨天不尤人

存心必公必誠講學必平必正不公則矜勝生焉不平則奇怪生焉視聖賢之所為曰常人共知且能必出特

異斯足名世人情喜新遂以真有過乎人者相與和之成其僞名由是宏才遠志祇以基弊而已

常人無中小人無靜

喜立功者尚為失於相時求立德者知退過於潔己程明道從容忠厚有夫子之道焉

士之失過也拂其剛必憤於情沮其義必激為放夫忠義之於人猶夫飲食也憤且激則失其常理之御氣公也心之察理正也激則就偏憤則益忿求其行之中鮮

矣夫水天下之至平也走下而觸于石濤則鍧然固非行潦之所有然豈水之性哉

讀谷風之詩則離騷其猶薄夫之詞與

宋伊洛之學上繼孔氏卓乎莫之與儷若餘子之文藝則下漢唐也遠諸抑有悖理害教者焉黄詩險而失和蘇文達而鮮質衆皆師之惑之甚也

程子之實間於蘇之浮朱子之精沮於陸之簡乾知始坤作成既大且廣曰易簡者其主本也是故一氣自運

無為而主張易也衆形自植至約而事詳簡也乃以文
禪并誣天地矣
朱子謂屈原之詞放曠悲愁而已既沮而歸乃註之蓋
以游藝之間洩其憤世之志乎
易之詞詩之興顯道於象指事以物有假義而無浮言
也自屈原之詞莊周之書撰事立名而荒誕莫之詰矣
天問悲漫曠詭洩其忿心其怨天與文公即理為答非
作者之情雖無訓可也

難曰乾如物物而刻之豈易乎答曰沖漠之中萬象森具故一象不具則一物有缺矣易言知也
夫民者農桑生之孝弟道之生厚而德正然後以其壯健為兵修武業焉斯無敵於天下强國非是必剥弱國守此可立陳亮拾功利之餘迹濟其張大之氣為主復儺可謂不自量已夫立功者沈博有謀方重而斷雖相夷之臣如猛及綽皆然斯少致微濟亮其孔融之徒與
晉悼公五代周世宗英哲而有道故兵之所向不𧋍義

之所服皆乎然晉之駕鄭周之奪唐道促而量不宏皆早世而國遂弱矣

士貴立志須有實功以濟之否則奪於欲而不堅士貴有德須見實理以居之否則衒以人而易失故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

道在事故曰志自此注彼也德在已故曰據由外及内也仁者德之主故曰依乃造精也藝者道之寓故曰游非專業也各因其輕重而深淺其功非有先後之等也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言所用皆王祭也知其説者之於天下言魯之不當禘也春秋胡為而亂上替無以制下下陵彌以僭上大夫效之而犯諸侯家臣效之而因大夫孔子得政正名而已是故易見而最甚者禘也自餘文武之政修舉廢墜爾程子之解當矣

有朋自遠方來言朋友講習斯見道之同也一曲之學非通方之論致遠則難若許行之徒焉

陸氏謂論語言無頭柄夫先聖之訓豈後人月旦之具

乎夫子之時周禮之善尚存比黨老師耆儒猶傳先王
令左氏可攷焉故人少學知善令姑言顔子方其仰鑽
瞻忽之時必有注擬乃由博約而入理無形事易泯文
載則傳文廣故學博孔門以求仁為學孝弟為仁之基
夫自父推之以盡父之行自兄推之以盡兄之行思同
而義殺義殺而事遷凡此載於典存於俗傳於老及師
者皆識之禮者理也制也有條之謂理有節之謂制文
之規矩可由者是故采其精實去其汗漫發於情以正

行酌於行以協情方其博也遠求近取精考熟究其功也煩及其約也循經按轍專力直行其功也省不博文則聞見單寡焉能得禮之中正者為歸同一聞斯行諸無子路之所聞則子失之專無冉有之所聞則德失之懦親炙先聖有如此者況殘編墜簡微詞賸句因言得意會意盡變者豈易言哉晚宋禪學者指禮乃心之理文公斥之近乃有挈為已論翻非前哲人非生知理無自解為此論者豈其生知乎亦嘗由學乎使人皆以無

星之秤而權物可得其質與銑掌南雍嘗語諸生曰學始之一也中之殊也末之反一也葢始言其志中言其據末言其合夫四方萬侯同期入覲然而道塗險易舟車利鈍風雨留滯日月久近期至則赤舄之趨無後者豈可安居而神遊者哉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猶存其志而未敢遂也不然是有死其親之心人君於奔臣尚存其田里三年况子於父乎道者事之當然如居不主奧坐不中席之類也先儒

如道非道之別費辭矣故人君諒陰不言然天下萬幾一日失理則亂矣故冢宰是寄焉

易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蓋事雖更變意乃順承人君之孝在利生民保社稷而已矣

管仲之功天下頌之而二子疑焉蓋學於聖人之門者重道而輕功也子路勇者故責其死子貢知者故非其相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蓋仁義根於心睟盎發於氣中未

得仁義之充外不必修睟盎之飾是勿求於氣也然睟盎豈可棄之曰充其仁義以徵之可也故告子之言未盡

問曰易專為卜而作信乎答曰聖人見天道人事之變陽合陰化其總一機故作卦係辭設處身履運之方無事玩辭有動考占趨吉辟凶身安矣過惡充善性盡矣若曰專以卜也不其陋與

朱子論宋祧主取諸商周夫湯文興自諸侯契稷始封

之君也宗之固當布衣而有天下如宋太祖除亂奠民創業垂統宜正東向之位為百代之祖自宣祖而上悉以親盡而祧天子崩臣子稱天以誄之其祭也奉天以尊之若曰先世積德而致則大賢之後多湮何乃棄赫赫之功而求冥冥之報若曰子孫不當自擇其先則自一世二世以至百世皆不遷可也

禮曰祖有功宗有德則周祖后稷漢祖高帝可矣

祭法曰去祧為壇去壇為墠蓋祖金縢之文與夫三壇

同墠因禱而為之非宗廟之外豫為之以待它日之禱也周公時三王皆正祀文王不遷之主胡為而去祧耶禮記漢儒傳聞舊章綴輯成書固難據也

天子得四海之心以奉其親合諸方之物以共其祀蓋功德穹厚天下共報之主之者天子也禮協諸人情豈一家之私德哉

祭法記虞及三代之禘郊擇其祖宗有功烈者祀之文公乃比宋有天下抑何其不稽古也

禮運之文分則三節曰上古之質中古之文末世之亂合則一綱曰人心天理不泯聖人因之制禮起頹扶敗中和致而天地平物產遂矣從初從朔承祐合莫大祥皆正典也大假幽國僭君脅君亂國同國亂紀同謔疵國皆亂事也

儀禮精義而繁文周禮大規而猥事戴記博識而鮮效周禮其成於漢乎周末紛列國之僭者禮也故皆去其籍孟子已不聞其詳鄒魯之士蒐羅故典參合舊聞而

成精糲真贋兼而存之蓋多東遷列國之異政云

春秋有一事而是非叅晉士匄伐齊而還是也穀梁之義精胡子非之曰古之將不從中復專制境外蓋謂用師制勝云爾故周亞夫堅壁而以梁與吳若夫縱舍之權必也有命乎否則何異於桓温其時列國世卿專而不有其君或慕善而行或怙惡而逞皆遂而已矣

問曰近日談鍾律者衆斯學其傳乎答曰器數名物必也秦漢之詁乎殘簡遺器彼猶見之鄭氏注禮曰如今

其謂漢制也亦不可知況三代乎夫文字之義必宗爾雅說文畫必考篆楷乃通今篆變隸楷變草潦略趨簡無取乎爾況於樂哉今不形於器不發於音徒以辨博相髙何也

問曰周子之太極可得聞乎答曰誠請行之答曰温公云自不妄語始問張子之西銘可得聞乎答曰公請行之答曰師子路其言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是也問曰游氏謂西銘猶中庸也然乎答曰同

夫人無須史無道道出於天人育乎兩間者其分殊同生於乾坤人能修道乃協天也人能盡分斯肖乾坤矣秦穆信諞言而襲鄰晉襄冐國喪而徼勝秦則侵人晉乃應敵曲直差有别矣穆公報怨淫兵殘民以逞中國之罪人也書録其悔一言之善春秋詳著其惡惡在其尊之耶

春秋伐國稱君者君主兵也稱人者衆詞也微者也大夫稱人者恒詞也書名者横臣専詞也出師之義係乎

其事也

先王食飲衣服宫室器用脩文致華已然無異物焉所以為中制也

元郭守敬作歴其法之精古無有也謂許衡知歴理使總其事則夫作樂者非慎獨之君子其孰尸之

問曰三代而下之無樂何也曰無知本者也樂者三才之和氣也君子自慎獨積其德而中和與天地合然後能辨聲推以制器今心之亡矣而累黍以銖度律以尺

末矣哉

隋之在朝者溺於淫放萬寳常處恬而心正一聞其聲而知其亂也予北人也久諳俗樂弘治末予初入翰林秋夕並內西垣而行聞其南有樂聲煩促而哀予愀然動意未旬孝皇崩國事大變至今不靖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士翼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賈鋐

謄録監生臣吳銓

士翼卷三

明 崔銑 撰

述言下

予聞之凡物盛不如衰凡數多不如少草木枝葉茂而本根虛枝葉彫而本根息數多者實索數少者實羸處其盛者退乎當其多者衰乎

生曰含氣長曰觸類收曰成性藏曰反位已用者賤當

事則貴漸消馴息銳進驟退天施地養不反厥類奈何君子動與化戾兆福興孽非神攸卒挹滿棄餘興兮何廢勿當其顛而中其會

古云學顏子之所學夫無其鑽仰之勞博約何循也無其博約之功卓爾何見也瞻前忽後者未立也無所持故爾如有所立有定力矣如者辭之孫也卓爾者立之狀猶言申申夭夭也夫顏子學聖人之難今未嘗一日實用力於聖人遽為大言不既欺乎

顔子之學克已復禮治怒改過莊周謂之黜聰明墮肢體蓋肆為衛𤼵言以譏孔子之致知謹禮也使聖王在位必以異言罪之宋劉彥沖諸人祖述為文則顔子乃孔門之達磨矣

問曰學何的也答曰中庸之達道五誠之者五事是也夫不知無由適行不行不為真知學問思辨斯盡乎知行惟篤而已矣問道之詳恐其歧也適燕南轅行愈疾違愈遠即途惟進之不輟耳問曰此人所共知也答曰

天地共戴且履也日月共瞻也穀粟共食也布帛共衣也舍是必也為蚓乎非子所能為也

孔門諸子即事為學不辯文義量能以進不躐階序詞孫而氣和蓋漸聖教而然與子路雄而率冉子怯而細然直言其見不文以欺斯為孔氏之徒耶

揚雄之法言知尊夫子矣然無能發夫子之學徒慕其號之高豈所謂能言距楊墨者亦聖人之徒與

子貢問君子視之高且遠也夫子答之惟能各行其所

言爾則君子在我賜將躍以為矣

至哉夫子之教也相其明而廓之扶其武而誘之子路欲共車裘於友顔子欲辭善勞於已子路重意氣顔子達性分猶有人已之判夫子即其志而廣之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懐之人已兩忘矣彼宜是而我施之四時行而百物生天果忘言哉

言之必行則言不怍中之無欲則為何難

程子朱子之説論語猶有過言蓋程録之誤門人附之

朱註之衍程録道之曾點言志朱子許其天理流行夫遇一事必有一則處之當而熟則聖人矣一以貫之也豈有物見目前而可玩哉水之流鳶之飛魚之躍皆實體也猶吾父之慈子之孝皆天命之性人不率之愧於物矣豈若黄花般若為禪機哉程子許其堯舜氣象猶前太虚浮雲之喻子路若達便是這氣象銑伏讀典謨二聖蓋憂以終身堯之傳舜曰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舜之傳禹其辭溢而意益艱夫子曰不與聖人同憂豈眇

天下薄事功而悠悠睢睢耶夫有天下而不與不樂有位也樂之則且傲且逸且欲天為民立君君乃以民娱已不與焉惟求懋德康民夫四海民物之繁豈一人之知周知其利病一人之力曲盡其安養乎若曰曾點冠童是樂而糠粃世故薄劣朋友毋乃莊列之放誕與聖人無功者謙也性未易盡也盡之乃盡分猶人之食而飽不然則枵腹而瘠且病噫此二聖有天下而不與也

巧言言之當也令色色之善也學者之懿德也聖人恐
文勝而質衰也故曰鮮矣仁欲人之反觀也猶疾行者
必顧恐有所妨而躓也孟子曰君子仁義禮智根於心
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

曾子之言確而該子夏之言切而密

賢賢易色一章言學不過盡倫而已外此非學也吳氏
譏其廢學將謂其無呻吟呫嗶之功與學記稽程之書
也未及其本焉

小戴記其諸儒之記其師之言與行說多而實理寡也儀禮其有司之所掌與節文繁而誠心散也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禮斯有會矣李延平謂欲復古禮宜節繁文達禮已哉

先王修理以正心後世迷心而修文重冠者為成人也使冠者曰吾非童子矣四行不飭冠之恥也後人謹三加之儀四行莫之省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

人之行善與惡而已詩之詠美與刺而已古人於詩朝

夕諷誦之若琴瑟之御然讀其美者慕之善心生讀其刺者畏之惡者懲故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朱子謂讀者以無邪之心求之蓋朱子去序故也

詩序程子篤信朱子痛斥許魯齋云書去序恐擬議之失甚於漢儒是從程子也夫道可以知窮事必以實著今存其首序正其衍詞可以言詩矣

八佾諸章痛僭亂也其諸夫子東周之志與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是以寓志於春秋夫許田四井之邑

叔姬亡國之媵大書不一書蓋傷經制廢兼幷興王綱弛弱小亡也

學莫先乎辨志故大富貴則蔑道義矣心無兩用出義入利義之不勝利久矣非堅志焉能持之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故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幾幾而后能守守而后能化故造次顛沛無違焉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恥之不已必求鮮衣珍味故曰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夫四體之病可去也心

之病則本先蹶矣心之惑可解也心恥之則根盤矣學者預省棘反可也

未有無基而作室者故聖門之道隨事躬行積之久而成德蹤斯道而往踈矣不由跬步而致千里其御風乘雲者乎然世豈有斯理哉

不格物而曰致知者妄也不履事而曰存心者偷也夫人不食而謂飽即空而見花非實也乃病也

謂聖人有隱乎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非隱也謂聖人無

隱乎下學上達知我者天非無隱也故行之而著察矣而習斯知聖人矣

知我者其天乎戒學者之忽於下學也自下達上自上達下只一理也上下皆學也學與達皆功也

問曰夫子事輒若何治衛答曰非末學所能知若曰廢輒立郢勢決不然彼方據國我往為輔彼輒不有其父奚假於臣若輒用聖言致國蒯聵蒯聵得罪於父國非其國衛之臣子請於天王而立輒名義其庶乎問曰劉

氏謂蒯聵之奔南子譖之然乎答曰左氏於衛蓋所見之世也且疑其載事之譌劉敞宋人何據而辨其誣蓋疑經之書世子曰無罪也春秋不以是為例問曰先儒謂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何如答曰文談也當時天子如蒯聵之祖方伯乃吞啖之鄰伐鄭救衛威之削矣道晉伐虢虞不臘矣齊桓脅以兵車而盛是時有行文王之政者如其事殷可也

貌也色也言也天性也遠暴慢近信而遠鄙倍君子之

自牧也何以能遠能近以道正之也道以正是三者故可貴也不然焉知其暴慢鄙倍而遠之信而近之夫惟有道故心正而身修先儒以三者為效工夫在言表求之深也

貪夫不足以害廉假廉者害廉妄人不足以害信偽信者害信故曰鄉原德之賊也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而有王桓公尊王而無王故曰五伯假之也三王之罪人也

大德大體也小德細目也皆自一事言之不踰閑則已

防設而有定體酬酢之際因情與勢不泥於一端要之未嘗出閑也當時葢有好古而泥者子夏進之與若小德可以出閑害理之大者門人必不録也今人有行古禮者不合至詆其親子夏斯言不虛矣聖賢之言學者各省其蔽而服焉

知德者鮮踐履之未至也學者以聰知彊力為可恃一遭外困撓於心則失其素矣若之何踐履精義立本克已也知及之仁守之勇進之也子路勇矣或者知之不

足與

忠恕譬則形影也猶為二之忠以行乎恕蓋恕之當也夫子曰吾道有其綱而無其目猶曰無違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指其實別無玄妙也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言聞道之難也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斯可言聞非真積力久奚由致之異學超悟直入雖得之於世道何關但寬其處死之憂爾

子之諫親有三變幾諫一也又敬二也不怨三也下氣

怡色柔聲漸而不驟幾諫也如是而不從孝悌以感動之不徒以言也夫鄉黨州閭之罪在親勞在已子寧紲已而安親也孝敬之心隨遇隨生毋曰一諫而已責毋曰不入而任親子能如是其忠可觀矣

下氣怡色柔聲處人當如是夫子鄉黨之氣象可求矣蓋查滓化而和順達也

天下歸仁焉協於克一也默而成之理具而物該推而行之理達而愛普斯純陽之會而生物之睟乎

克己必復禮示人原具之則也如人君絶宴遊遠貨色然拱手而不事事可乎必求盡君道可也夫人飲酒克其濫與湎然三獻旅酬毋廢一焉

為已為人其事同也其立心異也古之學者猶知學性顧計效而求名則偽矣偽必敗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蓋為而獲惟穡必然不耕穫不菑畬後獲也則利有攸往先難也無較計大小遲速之心惟朴質以脩邁是故德成而罔覺矣

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子曰子疑而問乎揀難而問乎尹彦明見子半年方看大學西銘二事有洙泗之遺教焉噫斯道之失久矣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謂修已之敬也夫父兄長上色徵而言遡之可逆其志若鬼神必誠貫幽明者誠有一分之虧則幽有尋丈之違矣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謂處生之道也自昭明德是已夫無所猒為所知不過情欲之間汶汶而晝昏昏而夜謂之

死可也奚以爲問焉

視人之過若在其躬忠告也微開其端俾可細繹善道也不可則止恐見疏也皆易之道焉

故僨貴達而吾貧賤故僨在上而吾爲底吏顧待之厚聽彼之施耳若責望重而不酬必交怨故惟盡已之分而已矣

用人去短而録長取人即新而棄舊子貢以下皆器也况衆人乎祝鮀之佞夫子録其典祀之能夫中人恒過

而改乃成名德若以一眚而掩之不亦刻乎
矜功伐善作僞蓋愆爲此者勞甚矣
用當其才中人皆可集事用違其才賢者亦難奏功靈
公用三子當也公綽在滕薛違也
知也不欲也勇也藝也文之以禮樂正乎道也人能有
一長者皆成人也
巽一陰伏二陽之下巽斯入也學者思索義理必用巽
心入其中長短輕重相與逶迤斯得之書所謂遜志彼

性粗暴者反此故氣質貴乎矯

夫子論人之過優游含蓄微見其意爾彼論春秋之例者類過刻其以學者之心窺之也夫子取孔文子之微長隱其大惡不恥下問又損賜之疾矣

或人之譏言甚厲子曰是禮何其和微生之譏言甚暴子曰疾固何其直達巷之美言甚陋子曰執御何其平陽貨之嘲言甚傲子曰將仕何其舒後人一戾於時喋喋乎恐己志之不白何其淺

夫果之實生者味酸熟者味甘故孟子謂仁在夫熟國之養才未須其成而用之是食生果也澁齒咋舌不免矣

君子熟於忠信小人熟於巧詐

問曰君子信而后諫劉蕡傷於棘何如答曰是時中官殺君易主如玩嬰孺於掌上所謂宫闈將變社稷將傾事不可需矣夫拱手徐趾堂闉之矩不可以拯溺雖被髪纓冠可也

交道之難久矣燕朋狎友遠之猶能移人是故與其失於子張之泛毋寧失於子夏之狹可也

王貢之仕止判管華之忠背遠弑父與君華歆從之乃以太尉孫幼安何其不知也

郭林宗交遊當世而無苟就奬鑒羣才而又矜愚見幾秉哲終享時晦其孔氏之徒與

臣之諫君當如子之諫父又敬不違雖勞不怨孟子曰反覆諫之而不聽以一言一事塞責欺矣夫

劉向事君可謂反覆諫之而不聽忠之至也始困於石顯終困於王氏其介不易前人優揚雄而劣向吾不知其取舍也

邴原華歆皆事魏操管寧不可禄也淵潛儉德渾乎無迹庶乎遯世无悶者與

古之君子求人於有過後之君子責人於無過申生季札是也銑甞著論以示諸生焉申生論曰孟子言有求全之毀予讀左氏至申生以讒見誅未嘗不垂泣也及

見后人責過申生則又低回太息深閔其不幸嗟乎昏

如幽王故褒姒得以逐宜臼庸愚如衛靈故南子得以

奔蒯聵晉獻者奸人之雄也紿虞伐虢一舉而就桓公

威振列侯不能致其一來豈一姬之知所能欺而使之

蓋耽於邪嬖廢適立孽之謀內決久矣金玦之佩偏衣

之衣二伐之役國人咸知世子之將危姬告優施曰君

許我殺太子立奚齊矣申生已踐東朝之位國之屬望

而歸心者也重耳夷吾庶公子也莫適主國故二子能

亡申生存則晉終非二孽有也故獻公必殺之也申生如被惡名以出獻公猶欲甘心焉為宋馮之受伐為長萬之賂獲父惡愈著身死為逆孰若受命自裁之恭且安乎夫反常之禍辭難明也快心之忿情難釋也世子之慮審矣其心純乎仁未可以輕訾也季札論曰更至者事也準權者義也不察其勢望以所難居不量其後處以所近安戾愈積而義全損矣季子春秋之哲人也不以愛子傷其性不因寶物違其心聞樂知德覘國知

終如此其哲也曾謂于其宗國而忍付之顛越哉夫立適者常取賢者權常則一夫可由權則衆賢斯舉以禹之聖不能襲堯舜之讓蓋順時宜民之道非己可得而强違焉季子逆見其國俗既狡而王僚暨光又皆喜亂而多才攖國攘位後必有之吾既莫之何也已吾潔己以禁始禍自靖以獻于先王雖廢先君之命姑全其義蓋叔齊之流也後人議曰季子非中庸實禍吴國故春秋書名以貶夫季子聘魯已三十年而後光亂作聖人

之仁不如是之深險也春秋即見事以舉義乃豫舉其人失中之行而貶之楚椒秦術復將以何為義哉

欲人德我則怨至矣欲人譽我則毀至矣

問曰神仙長生之言信乎荅曰使天有晝而無夜有春而無冬吾斯信之矣夫物之鮮槁花之開落人之生死即化之消長也故疫歲人鮮不病者得之太虛還之太虛我何容心之有

問曰今之談禪者心術簡直徑於學子之飾威儀研文

義也答曰享室家美服食大居宇黨同朋騁雄辯而求空識吾恐為禪之蠹也問曰陳白沙氏何如答曰今有白沙如宋有林逋魏野以見則白沙高以行則二子真以白沙附於儒者不類矣嘗築陽春臺閉關習靜穴壁進餐如是者數年粤又有曹溪矣夫

臣優於君則君藉其安魯友之翼僖衛俞之保成也君高於臣則臣受其成魏文之興化周世宗之怯敵也我皇祖文宗平亂定燕英斷神略臣下奔奏我皇祖記問

江碑皇陵直述其艱以法于萬代蕩蕩乎天地之無私蔽盛哉三代而下無有也

曾子家懿伯持心堅正義不亡君發謀料事動即中會曾臣之冠與晉郤至聞命就戮據逆勝而無異圖槩之書偃之徒不其忠與

周之臣從子朝者逆相敬王者忠國亂君弱大臣輔翼當立身捍大艱傳者乃有責言何也

堯曰篇記堯舜之禪受湯武之伐國其以著世變與子

稱文王至德武未盡善乃其微意與

申生為晉泰伯不亦善乎比誅而逃無及矣

泰伯三讓言其讓之確也曰以天下讓臣子之辭也

心一有所係即事失其平

穀傷烝濕種之不生太和保合者入于地即達於上矣

可以體仁凡種之播必立根於下而乃芽甲故易曰反

生可以知學

觀諸造化靜多於動雖陽氣畢達萬有並作本體固凝

也可以知德矣

病未除其裏但解其標善醫之憂庸醫喜之也政不正其本蹔去其末識者之慮常人快之也

觀諸造化動而無息是故絶澗石壁草蘚之生冬冽地拆薺麥之青可以知仁矣

行之失事已有迹猶身之瘍潰乎瘕結可無慎乎

擇言而後發則言自簡視地而后行則行自慎聖賢見知聞知云者皆謂盡性也夫道一而已矣故其揆同彼

以言而徵者取諸一端爾

服堯舜之服誦堯舜之言行堯舜之行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也若所造之域則係乎資與力云爾

孟子言必稱堯舜學則願孔子下而揚雄著述必準經大哉志也後之人安于卑陋言及聖人若神明之不可扳萬事皆苟就而已矣

實不副名功未及志勉而進之百倍其功可也若有憚難之心必退恧矣有襲成之心必助長矣是故功貴及

日效則須時古人有煉丹之喻也

實過其名宋有尹和靖元有許魯齋列聖元氣也羣賢猶風霆之助其施吳草廬以四徳擬之既妄矣直以已當之不其僭乎

談訴義理曰學道也綴緝遺文曰繼統也則舉天下而有聖賢夫聖人言述其所履直紙上求之耶故自南宋而來辯太極談心性布卦畫亦學之蠹也

孔門首顔子宋儒優明道二子無所著它人識其緒言

簡而宏確欲希聖者宜知所用心矣

劉向之所纂博而雜揚雄之所摹簡而晦向以救時雄欲成名厥心公私判矣

大學者全體大用之文治與學一以貫之也功始於格物者承小學之後也是故正容謹節閑於六藝幼學之心如泉出山未之汙滑自此道之避礙而通於海朱子曰先事於敬補小學之廢也近時有譏其贅者妄也

大學之為文乃一篇與洪範同製先撮總而後分目要

之皆明明德而已仁者與物同體遺一物塗一民非仁也故新民即明德古人字簡通用新親其互行與令必曰親非新也孟子謂於民仁之而弗親何為混其施也學莫先乎辨志志何辨蓋義與利爾心誠注於義凡合於義者必行之疾於義者必去之猶穀種立根於下而後乃芽乃甲師友之講析古訓之指引其諸風雨之潤人事之達與

不仁之人非禮之事疾之已甚非矣然拒之必嚴違之

必遠毋曰姑寛之如墨點白汙之易而難湔也

君之於臣不用其道而爵禄溢之是豢之也曾謂君子而可豢乎臣能輕爵而秉義難縻而易退君斯不敢以其所操驕其臣故易曰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衣服所以表德故君子衰絰則色哀端服則色莊甲冑則色威服其服而容不稱則其德與行可徵詩刺不稱其服禮稱不貳壹民

君子親人不以色惠人不以口愛人不以姑息禮曰古

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即謂九禮四饗也故示人以敬曾子之修容是已著人之失子游之麻衰是已授人以託郈成子之加璧是已楊慈湖之訓過矣真西山取之何謂乎

怙其才不以茂德用其剛不以修禮皆亂之道也

禮有復讐之文𨯳所未詳死者果有罪耶有司論之君辟之果非辜耶直枉理究亦上也庶民安得而私報之人殺我之父兄我亦殺之我殺人之父兄人又殺之是

相殺無已也蓋東遷之後列國自為政如宋萬弒君越諸異邦故有養士結黨多方以快志豈盛世之政乎周禮乃設官以調之夫真迂儒之言也

漢人約文王之孝立世子之禮夫色憂云云者出於本情夫安可立法使為之聖人人倫之至為法於天下后世薄待天下乃下聖人一等以制禮且内豎言復初則子竟不面其父而問其疾皆背禮者也

公孫弘論族郭解而後私報之風少衰故弘亦名漢相

與弘有相之末無相之本蓋妬賢也汲直非受知於君必死弘手蓋陷之以事兼使喪節呂夷簡似之

許魯齋嘗病文籍之繁曰有聖人出必大芟而治之大哉志乎雖三禮之文亦難盡信也

讀書先求其大者餘文瑣意略之可也脫篇誤字闕之可也凡醫方傳之古者疑則不服恐傷人爾

易與詩皆全書易以卜筮詩以口詠王栢欲删鄭衛諸篇為其淫也然以序求之則各有指夫録桑中可以知

衛之亂録溱洧可以知鄭之哀彼男女贈答之狎夫子必不録也春秋壊君臣兄弟之倫鄭先之壊父子夫婦之倫衛先之衛録緑衣而驗於定中鄭録叔田而驗於東門春秋其綱詩其目耶

子曰鄭聲淫聲者雅樂也淫者其調也古樂和平可以消欲釋躁淫者過巧也使人好之好之則長欲矣葢用之祭祀燕享工者染於習若閭里男女之誘言未必被之聲也夫鄭韶對舉乃以治天下何為肆然倡彼狎慢

者哉後世萬寳常聞隋樂淫厲而哀知其將亂亦雅樂與

程子謂世有篤志力行而不聞道者蓋未能本性與是以知則蔽而行有滯也

學者端默存心則問辯而精思之踐履而實驗之篤則久久則化苟恃合情之奮激義之氣也如火然草焰甫騰而熸矣奚從而有光

鳥知擇蔭而息人可不知擇地而處乎

奸人之得志也亦知公論所與每擇謹愿懿和者薦之同升乃又施尊官出清秩盡羅天下之才見道未固者為所致矣惟其知我是以污我惟其貴我是以禍我故儉德而夷名者上也名閳而晦迹者次也昔人隱牛僧孺阿里甚乃訟田於㽦深恐其禄之及然使士如此為之上者可以警且愧矣

君子之處衰世孫言可也行不貶也晦迹可也志則抗也昔白樂天進之忠退之安有君子之道焉佞佛耽酒

大聚聲伎寄逹于汚君子不為也
心貴乎虛無私也心貴乎實存性也
小忠有大禍之基小廉有大貪之伏
虎豹之疑不如蟄蜂之遂故處事貴果鸇鶴之亮不如
鷙隼之匿故謀事戒露丘阜之止不如涓泉之逝故學
貴不已雷風之迅不如霢霂之潤故心貴不躁
丘園之隱以虛易實終南之捷用退作進甚哉士之狡
也夫人君崇隱貴節乃基此弊況以貪躁取之

士不自貴而後君賤之後世開國勞臣多不全身亦其
初售之易而君宿輕之耶李勣稍知報主太宗託以孤
士如三代當有成湯武丁者禮之矣
銑教鄉閭之士作二篇授之使毋悖儒道也士嘆篇曰
胥攻乎律也仕則弗躓士習夫經也仕則格豈經之咎
哉胥以律仕士則棄經夫士藉經以自肥爾非服之心
而發之用也經猶農之田商之利本也誦習以求仕猶
耕之期穫本之生息也雖有善宦者上者取名下者冀

後利故飾行興而純心亡浮文售而實德隱體勢存而情志離雖然農穫稼而勤於耕商取息而豐其本士之成官而篤乎經者幾人哉重可嘆已儒恥篇曰由宋而來學者何其紛紛乎其於釋氏也不幾乎陽排而陰取之乎其由求精之早而省煩之亟耶昔夫子之教人仁也慎於處與事而隱其體孟子之言本心也察其死與安而就其重非離物而索之恍惚也夫心之喪者欲之深也理之易晦者習之未安也居之移者存主之歧也

是故有安仁利仁強仁之等焉後之言心者異乎是直超徑造一蹴而入堂户曰道無待乎外求是釋氏之偷也其無遺而弗舉用而無具者乎夫今之黄冠者必斥緇流緇流者必屏黄冠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儒者乃襲彼禪悟之緒且哆然多其學也重可恥已

易之書一句以盡之曰君子小人迭勝然夬之五陽盛矣其辭危陽若負然姤之一陰微矣其辭懼陰已難制久矣乎正不勝邪然非力之可與則已矣君子正大宅

心光明行事豈為包承甘臨而惑哉不然何以名君子小人之攻易明小人之譖難防小人之敖可抗小人之甘易惑故鴆毒愚知辟之酒旨知亦好之比及害人一也

氣聚則雨雪墜而形風霆鼓而聲散則寂然心用則感儀中而適言辭應而安止則湛然天其神乎人其天乎

問曰國之乏財胡以充之答曰薄征斂省力役革冗濫止工築斷禱祀問曰如是則上將益貧答曰詩云豈弟

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且孝忍餧其親也

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君子之行簡而厚小人之行詳而薄

君不出環堵之外而知周天下好問之故也

運於帷幄之中而德加方外親賢之謂也

負石入淵行之難也申屠狄行之君子不蹈也委辯解紛言之能也魯仲連效之君子不貴也君子捄事於幾道人以誠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曰辭之輯矣民

之洽矣

離之六三不歌則嗟皆謂不能處老也晉人之絲竹趙孟之語偷是也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夫焉有大耋之嗟乎士不聞聖道美材成蠱矣

君子不恥惡衣惡食令出於心不信耳目君子不可遷怒遷愛道發於性毋任意向

君子居君子之位則小人居小人之位是以賢治不肖也故政必平事必簡舉措必協民心胡不治小人居君

子之位則君子居小人之位是以不肖治賢也故政必陂事必繁舉措必失民心胡不亂夫君子小人皆以其彙征彼小人者穴虺蛇於窟室從虎狼於衢術民之害蔓延矣夫

預知莽之奸而避之孔休一人而已不畏卓之威而拒之申屠蟠一人而已士之有識者可貴矣夫

予君子以位而心膂不寄猶外也置小人於散而意念未忘猶内也故李絳罷而承璀入矣

兊之六三來上六也兊之上六引六三也致彼曰來汲下曰引二小人合則君蠱而國危九四以剛得位又居二邪之中故介而别之伐其交離其萃然需乃事賊遲則幾失故貴乎疾君无孚剥之厲喜矣

文字支離淵潛怳惚需功既失欿進則退夫子善誘有循者矩蓋性率為道心著於行博乃可約文精為禮主曰忠信從義則克已多言敗德雜學溺心嗜欲使行亂訑從使知損勿色厲内荏勿輕譽多毁汚行不可浣敗

事不可完慎患於微止悔於吝禍生於足欲福基於亨困尊人卑我服善容愚窮通天之運行義士之止從吾所好適遇皆可毋謂天無聞兢兢者存毋謂人可欺燵燵者虧盜憎其主民怨其貴勿驕以矜必恭以畏夫子一言之符曰恕

尸祿之臣難與存邦善畏之友不能規過

問曰諫有五夫子從風者則餘皆非耶答曰求濟其事不顯其迹古人以直諫死者多矣賢者非有所畏而苟

免也為殺身無益而章主之暴也世有貪位怙寵者弗可藉口蓋君不可諫則去否亦畢散者也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故人有過言天且聞之非天殃之必人害之故王者罪已學者省咎

大舜征苗歸修文德夫子諱君惡自幸有過況在學者乎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已而已矣

大舜之耕歴田也惟怨慕文王之在羑里曰臣有罪非自抑也乃求盡分也夫凡臣子所能為者皆分也親之

過即巳之過君之惡即巳之惡吾誠不能動徳不能化則親焉用子君焉用臣乎

春秋亡陳之罪首則公孫寧儀行父次則徵舒蓋二子致君於弑者也無二子則徵舒非怙惡好亂也

說死載子夏之言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銑謂臣而弑君何誅焉致弑者則君父之失道乃上之鑒與鄭子家子公之遂惡起於一食先儒疑傳之誣夫列國君失

其權臣濟其奸所謂非一日之事素弁髦其主偶拂其欲乃逞逆心又何疑焉

中庸戒懼慎獨夫何注擬蓋體道也性者道之所從出中庸不指仁義為性而曰喜怒哀樂蓋二者旨微而難言四者常發而易見夫仁義之訓至宋而明令即田父市人而語之曰女喜女怒性也皆曉然而領四者即仁義之用考孟子之四端則參得之矣戒懼以體驗此中使勿有所係而偏大學所謂正心慎獨以徴省此和使

勿有所逐而流大學所謂修身靜立動之本動達靜之具交養互發非二事也問曰程子謂未發不可言求何也答曰此恐人執著以助長也夫欲射必注的欲御必主轡若學無所事事則靜而溟溟昏昏動而拘拘剪剪況聖人之道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豈一言半語可畢其功與次哉然靜中之象緩急俱病紙上之詞摘議愈亂其反求之可也

喜怒哀樂性之實也中性之德也猶孟子謂之善也天

曰陰與陽地曰剛與柔天施地合而生人喜與樂陽與剛也哀與怒陰與柔也古之修學曰性性之由治曰中舜命契曰直而温寛而栗剛無虐簡無敖夫子稱顔子曰不遷怒不貳過大學正心中庸修道同乎是也孟子曰仁義乃充其惻隱羞惡而已矣四性中焉則和矣惟聖能之學者矯以正偏強以樹矯則愚可明而柔可立後人求詳於仁義之詁論日髙美反若疎遠由是治性者益寡

不欺君不虐民不亂法臣之三道也治官事則不營私家在公門則不言貨利行典法則不阿權黨舉賢才則不徇愛憎臣之四節也

天畜於冬而布於春澤上於天而雨於土故多積弗施名之怨府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

知而用私不若愚而奉公巧而亂常不若拙而守舊

半言之寬世解罔羅一役之罷民已受惠君其易為者也危亡之禍胎於不虞肘腋之變生於所忽君其難為

者也朝而知改易桀為舜夕而罔念自聖入狂心其易
變者也自反而縮履險如夷果見之真舍生取義心其
不變者也

千鈞之弩發於寸機萬石之鐘縣於尺追蓋所操者要
也夫士之百行國之萬務皆出於心可不慎所操乎

不欺闇室可以涖朝廷不欺孺子可以臨百姓

人臣言於朝者無隱情反於家者無愧詞斯忠矣否則
如正人何

鼎待鉉舉鐘以追縣鼎不舉則雉膏不食鐘不縣則宏聲不播然而言鐘鼎之功者鉉與追不與焉昔蕭何薦韓信房杜用諸臣狄仁傑薦張柬之彼皆績偉勞巨我則無聞噫其有古大臣之道耶

霍光延漢祚者也狄仁傑復唐室者也淵謀定力素履誠節當大變而上下信之屹然天人耶後人易而訕之噫胡不自審與光發顯之邪謀闔門請死已自放於閒寂臣節終矣忍而覆之又貴其女學之不講隕族隳忠

惜哉惜哉

有意悅人則非仁矣故君子持已也莊發言也恪

小人不可與盡言淺夫不可與深謀

無外好則逢惡售技之徒遠矣

心才放則私意生敬不屬則怠行入

言才發即思默物才接便思省非必於默與省也蓋循

理則一介弗所易也

縷肉而集衆蛆勺水而活百魚人欲專利免奪乎

詩人諫君有述古事之美者以傷今楚茨以下是也有述古人之惡者以傷今蕩是也雖關雎曾詩亦曰刺也蓋古有此法以陳諫令三百篇必皆君子之文或稱先王之德或述閭巷之情夫子取其義之可鑒音之可歌者為經云爾

板之章曰牖民孔易蓋道本易簡毋作聰明為邪辟以亂之故孟子曰行所無事則知亦大矣

詩之美君萬年壽也昭明高朗令終德也景福福也室

家之安子孫之繼康寧也五福備矣

不大聲以色者不假色以大其聲如怒而言疾和而言温也不長夏以革者不變作以為之長如更制度建都邑易諸侯也然事有不得不然者循天之則也何謂天則時之所向義之所順也

詩之美刺述國政民風也政有純駁風有淳漓冀上之人聞而儆焉益以守善而改其惡故邵子稱愛君云其真作者之志乎

詩亡者民亡詩也一曰民俗愈下美刺不足鑒二曰王室大壞刑賞無所施也夫有詩則奸人有所畏亡詩則殘賊之行横行故春秋紀其故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乃人復知所懼是故其世治者其論公于衆其世興者其論公于朝其世衰者其論公于野上下不公其世不可為已故黨錮息而漢亡朋黨盡而宋亂夫公論弗可一日而廢也

臨事不辟難已事不責成

三代之季世禍敗由女寵焉知好色之究伐年無定制之慾足欲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關雎咏淑女以配君子閒關思德音以括其上蓋幽王昏亂法家拂士斥矣所信惟婦言故詩人兾其改德於賢女爾古無宦官之禍考詩之所刺可知蓋故家舊臣世掌國政與自漢而下始於石顯極於唐末噫刑餘之賤乃廢天子執政權世道之大降也夫

先王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土地田野之政故周遣臣

工於廟則戒之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故曰駿發爾私

國之大慶曰為酒醴獻祖妣寧胡考是故義理之本原皆起於稼穡之際後之好奇功禱妄祠者胥亂而已矣

魚藻刺幽王也萬物失其性猶魚相忘于江湖而乃依於蒲藻淺水之中窘蹙甚矣君則飲酒那居其能久乎

持心猜忌則讒言易入詩曰豈弟君子毋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樊戒其勿入宮室污盤盂也蠅污白為黑猶讒人之𩞄善良蠅驅去復来猶小人之貪寵禄

文王作人外則使有文曰追琢其章内則使有質曰金玉其相夫文充其質之所能非刓樸而散淳夫子讀易嘆曰賁非正色質有餘者不受飾若非禮之儀不法之詞乃若續鳬短而斷鶴長者奚文之足云

忠直易疎讒佞難退宴安易溺勤儉難居遜志易入逆耳難受故常有千年之亂而鮮有百年之治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子房其庶乎然而未純聲秦皇者俠也取嶢闗者詐也結項伯者巧也封韓信者

忍也皆策士之餘習也韓亡矣義不仕秦以待天下之清可也

詩書禮樂教人以事窮理乃即物而究本末精粗兼修共貫學之者有淺深成才有大小而無虛誕也

漢人從師講授而歸或仕或隱推行所習古之道也

心存則鑒物之理氣和則識仁之象

君數問細事於小人則讒言其興矣葢君子大節不可毀也往往捃拾其小故而使君疑之也君問事於小人

為其可信也小人豈能忠乎由是以細故取驗以小亮取任巳乃援黨朋誣賢哲竊重招權比君悔而逐之國蠹巳甚矣

君仁則草木允殖臣有不榮者乎君不仁則宗廟不保臣有獨存者乎故臣之蔽其君者適以自亡而巳世以仇士良之術為自保者未之深思也巳

求靜者心未定也好辯者中未信也

求靜不如省事好辯不如默養

君子視乎山之重則定可也察乎水之淵則靜可也審乎地之翕則畜可也觀乎天之化則變可也

學與治審幾而已幾在事先者成事在幾先者傾

三才皆主於靜天運列宿太一常居地産萬物極北最寒人身出百容惟背常止夫以其當明者出之以其在幽者樞之斯發之有源而鎮之不倚故陰為道體易曰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東北之卦也

問曰今之名臣有幾答曰李忠文時勉之直王忠肅翺

之乂王莊毅玈之剛王端毅恕之彊問康答曰劉南安實軒司寇穊潘司空禮其人也司空治薪于易潔身而賄門塞歲省民貲累千暨歸歸德有田一夫躬稼以生城無居四時栖田廬盜夜掠之有粟數升一弊衾爾盜驚嘆叩頭曰使在官皆若公我輩安敢亂夫司空廉不治名又難能也問循吏答曰銑嘗稱段堅者是也天下豈無若人更博訪焉問三楊答曰功過不相揜可也魏相由外戚言事至今人議之宣帝非假外戚以權者

況後世之臣結宦寺以進者哉尚論者愼之

宋劉元城陳了翁貧久不移大威不震丈夫矣哉

未能正君而鳌弊不務養民而立法其敗可待也

洪範九疇皆堯舜之道典謨之文所謂六府三事九德

皋陶之職羲和之厯也禹列之使有叙先養次教次政

師之君考之天驗之四時說者貫以五行附會繚繞夫

考易之傳則圖書同出考書之言則洪範是錫后人謂

禹得書于洛何無稽與

伊尹明湯德以訓太甲周公申文考以告成王昌為不及堯舜一曰遠事難能弗責幼沖二曰安政習民可即興行三曰祖孫易感家庭聞見之真夫堯舜湯文同道

孟子之世道息澤斬矣故復稱堯舜焉爾

氣化一徃而盡方生之氣為來一歲之運小消息也天地之終大消息也舊者已消新者漸息比其成而後明

故混沌之久不然則陷造化於輪迴矣

不言常而言變異端皆然雖申韓之法皆防人之欺疑

人之叛夫將置秉彝於何地耶

聖人非無法也禮教先之也

戴記載教之不變屏之遠方夫罷之於農可矣奈何加以治娼嫉者之刑況移之公族乎真躛言也

官人之法擇賢而久任之考成而超進之久任則能立其政超進則不鬱其才擇之不精則不肖者將以虐民考之不嚴則作偽者得以冒賞

聖賢論學詳矣中庸約之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夫

德性者本也由學問之功以致尊之之實致廣大八者皆學問之目乃所以尊德性焉夫尊德性譬則射之的也學問譬則修弓矢之利審彀率之巧乃求中的也宋程氏出而聖學傳其徒乃曰先靜坐以求中夫中庸之教慎獨者存性也自忠恕以徂至於九經孰用非性孰功非慎本立道生則操存伊始中狀德之成夫誠意而后正心畢萬而后協一有序矣自是溢於陸氏濫於楊簡認心之覺為性肆厥誷語畧此階序輕六經曰註脚

斥論語支離黜大學非經謂聖人有不勝誅之罪夫經何為而作也聖人思其身之不存無能淑來世故筆之書猶父祖籍家積以貽子孫後賢躬行有得言之翼聖奈何迷者誤用摘尋章句穿鑿靡極易主易箕子曰荄滋書改治忽曰始詠春秋爭婼舍周禮補司空衍太極易卦圖白紛丘殉無益生民豪芒之用由前則曰吾學陸氏之學尊德性也非此則支離爾由後則曰吾學朱氏之學道問學也非此則空寂爾究其歸皆求以炫名

實若其異端騁靡之文稗談野記之纂雜起於四方故今日載籍之繁入充棟宇出汗牛馬學者如入武庫淺麗易説深淡難知眩目濫聽道真遂蔽夫治七年之病不追致原不養生氣雖得三年之艾蒸骨瘢肉奚益乎中庸謂性者天命也率性者道也教以修之上古邈矣堯舜乃可得而稽焉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統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朋友有序與信斯目與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斁斯功與是時士有田可生有業可修有友可觀囂囂焉求盡其分安於終身一旦為臣治人止推其心立政乃出其素首稷契皋夔皆聖人之徒然各治一職老而不易同志協德天下安而我不與焉譬之御人口叱目視手調足踐共行一車譬之舟子或楫或柁或帆或綆共流一航一人一心也衆人亦一心也自是代則降而道汞傳民則衰而賢不乏商周之際事出創生無古可範太王之授泰伯之孫王季之友文王之臣三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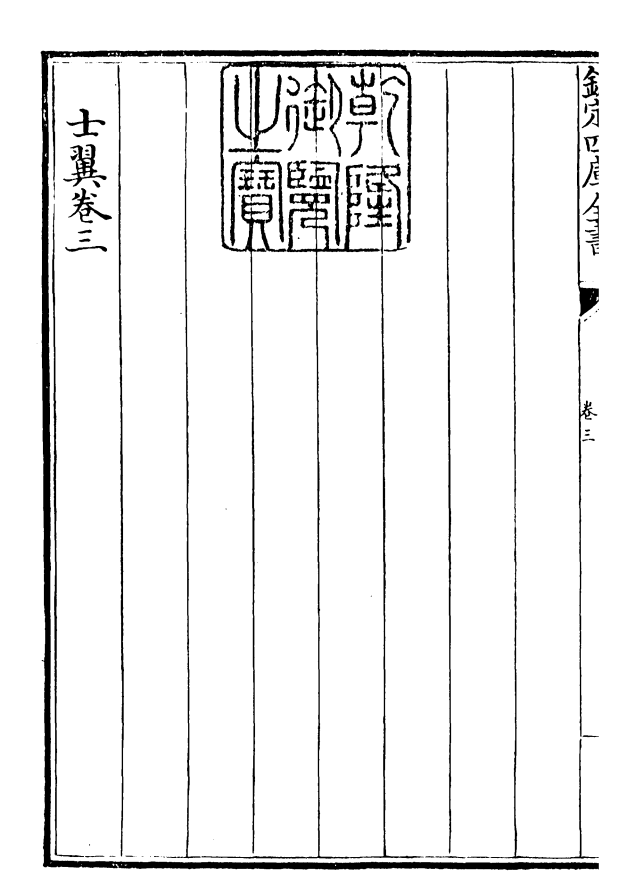
生死夷齊之逃周名之任自靖各獻咸中天則蓋率性之外無他奪也故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孔氏刪定為經至教星垂而士趨下武是以道為天下裂昔者夫子教曾子以孝於是孝經述焉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其分愈邈天子德教刑于四海庶人謹節養其父母其事愈卑並列為孝夫孰人無生孰生無親孰親無愛孰愛無本吾惟無遏其生而傷其本則貴賤之德同各享其所得安其所限一簞之歡九鼎之華則豐約之

敬同位可介而仁直遂噫其夫子所謂一以貫之者乎
夫孝匪直養而已匪直敕其身而已雖天子必有尊也
而事之必有先也而友之必有輔也不敢遺必有所矜
也不敢侮自大夫以下敬身以立事推家以理官不義
則爭非法不行由是推之如堯斯君也如舜斯臣也夫
然乃不辱其親不虧其體噫其夫子所謂一以貫之者
乎生而共沒而葬久而思祭而嚴制禮立廟傳之子孫
則不匱是子身有終孝無窮已也夫一念感神明不曰

至德乎自家達四海不曰要道乎噫真所謂一以貫之者矣

后稷封邰周之有國也文王三分有二周之有天下也故稷以配天文以配帝斯禮也定而文王世世尊故周公得遂其嚴父之心也蓋相其功德非出私意不然不幾於誣親者乎非謂有天下者皆法此為孝後儒欲以開國之祖厭於無聞之先者何其迂而狹與人臣敬以保禄一旦事有不然者出死辱而爭之舍爵位而去之

首陽之餓榮於千駟之君夫人子豈專以貴事其親乎
令道無傳矣學無徒矣夫何適從曰師夫子聖之逝矣
世之邈矣焉尋求曰誦論語夫諷其文如聆至言考其
行如瞻晬容察其因人之教如親善誘我能步子之步
趨子之趨見子之門牆斯考諸子合於師者從之異於
師者置之背於師者揮之毋妄辯毋過言毋躐行毋退
却自是而詩以興禮以達易以變春秋以制如飲江海
腹之大小為受焉





士翼卷三